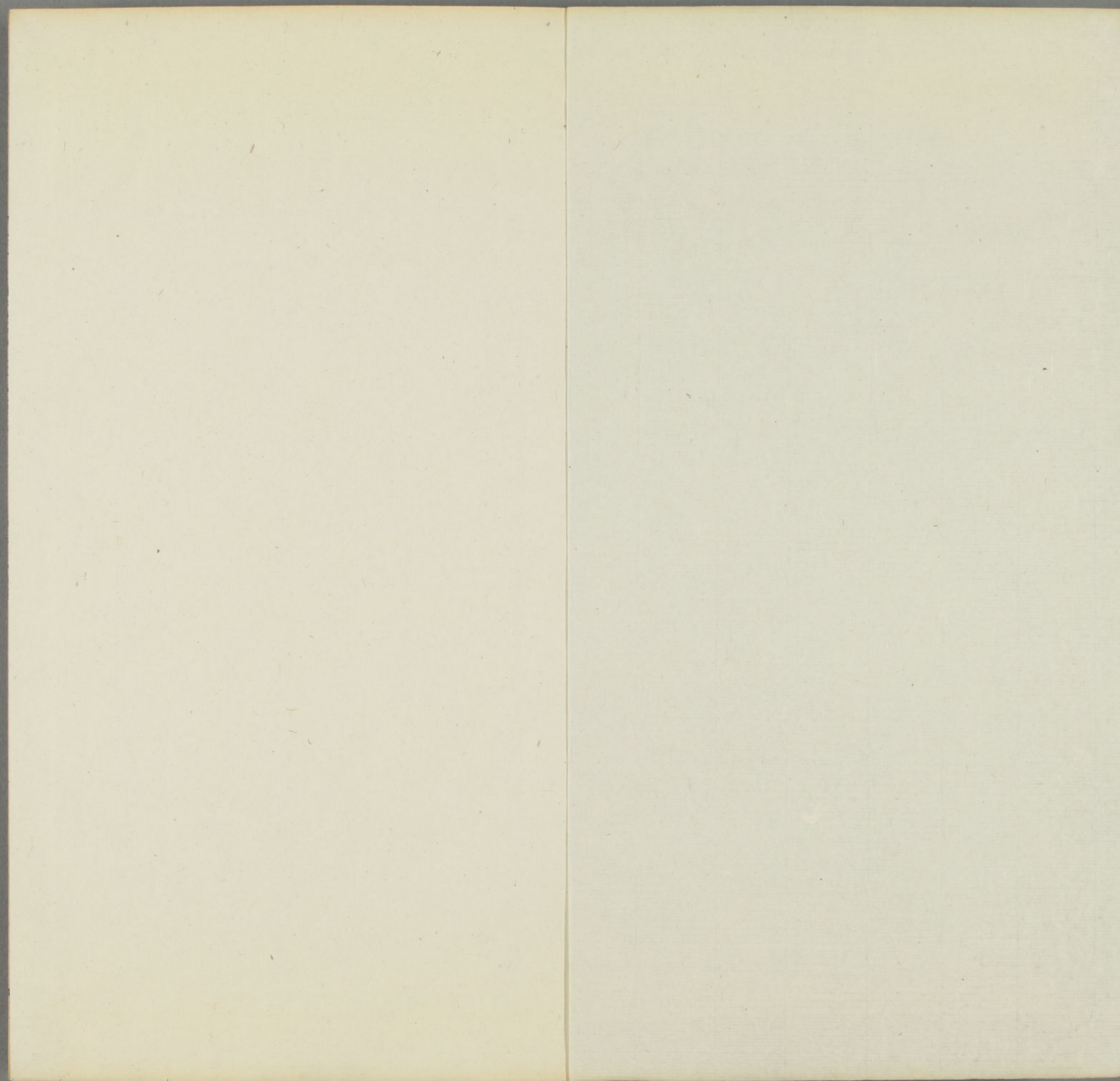


✓ 16
2823
8





門 16
號 2823
卷 8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之七

答問

貢院聚講語

少湖使君集諸同志率諸生聚貢院以講希聖之功東廓子
曰茲會也其吾邦風草之機乎學之不講久矣後世講來講
去往往自習染之後言之環視病症與正學許多妨礙故退
然以聖人爲不可學而不察良知本體原與堯舜無異邇來
習聞良知之說矣復以意見測度自謂與聖人同體故遂以
任意爲率性而不察許多病症見與堯舜不同斯二者其害

昭和廿三年
十一月十七日
購求

道均也孟子千辛萬苦爭箇性善正是直指本體使學者安身立命自成自道更無寬解躲避去處中間種種過惡皆是自欺自畫原不是性中帶來其在醫家真所謂頂門一針矣夫目之分皂白心之別是非其精明一也離婁之明非有加於目也能不失其本明而已矣堯舜者性中之離婁也萬古此天地則萬古此目萬古此目則萬古此明故堯舜皆可爲文王皆可師真是無可疑者然人人不能皆堯舜與文何也病障之也目之明也或爲風邪或爲炎火而障翳乘之非勇加醫治則無以撥瞭而復明故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捐

實證也苟當障翳之目痛苦侵尋而遂以離婁爲不可希不幾於誣本體者乎不察目之有障無障而輒謂與離婁同體恐亦非實際學力善學者須反觀內照直求本體果無所障則亦臨亦保亦式亦入方是兢兢業業純亦不已一派源流况於有障而忍於自欺自畫乎哉或曰性固善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信斯言也則天命之性不亦污濁乎曰以目言之明固目也昏亦不可不謂之目當其昏也非目之本體矣或曰若是則有性善有性不善又何別焉曰若是則謂有目明有目不明豈知本體者乎或曰目之病少而心之病多何也

曰目之病者則愚者不肖者髦者悼者無不竭力求以醫之心之病也雖賢知者或忽焉又奚恠其多乎少湖使君振木鐸於吾邦正望人人之爲離婁也凡預斯會者無視爲泛無輕爲迂人人自醫其障自復其明則風行草偃吾邦其有賴乎

復初書院講章

學而時習之一章

這是論語第一章聖人論學大綱領處聖人之時道學著明只說一箇學字便知是學以致其道故他章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曰之

曰斯人自分明曉得非後世以記誦辭章爲學令人無尋頭腦處聖人之學何學也朱子所謂人性皆善效先覺之爲以明善而復其初是已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凡此厥初曷嘗有不善哉衆人蚩蚩物欲交蔽自暴自棄始流于惡矣先覺者能明善以復初者也效先覺之爲亦以明善而復其初耳何謂明善以復其初曰當其惻隱之發而不使殘忍蔽之則明仁之善而復元之初矣當其羞惡之發而不使貪冒蔽之則明義之善而復利之初矣當其辭讓是非之發而不使無耻昏昧蔽之則明禮智之善而復亨貞之

初矣此所謂克己復禮所謂明明德所謂致曲所謂擴克四端推而至于堯舜之精一湯之執中文之敬止先聖後聖其源流一也學而日時習非學之外別有一件習的學之不已處便是時之義大矣以一日言自子至于亥以一月言自朔至于晦以一年言自春至于冬以一生言自少至于老皆時也明善以復初之功不是一日便了須接續習去無時間斷在昔先民所以兢兢業業亦臨亦保者率是道也所謂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所謂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輿則見其倚于衡所謂不可須臾離是已明善以復其

初而無須臾之離則天命之性全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內省不疚心廣體胖其何說如之間諸父師曰人之目無不說色有不說者盲病之也人之耳無不說聲有不說者聾病之也人之鼻無不說臭有不說者塞病之也人之口無不說味有不說者惡寒發熱病之也人之心無不說理義有不說者私欲病之也故目去其盲則無不說色矣耳去其聾則無不說聲矣鼻去其塞則無不說臭矣口去其惡寒發熱則無不說味矣心去其私欲則無不說理義矣故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欲罷不能樂以忘憂之旨也孔之希天

彥之。不聖豈更有一途轍乎。所謂有朋自遠方來者。以處順言之也。我能明善以復其初。則我爲先覺矣。後覺者又從而效法焉。人人充其惻隱而無弗仁。充其羞惡而無弗義。充其辭讓是非而無弗禮。弗智者是天下同歸於善也。仁者以天下爲一家。一家之子弟有悖德不才者。必惻然思有以教之。教之而同歸於善。樂孰大焉。程子所謂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此善字正從人性皆善而明善以復其初相接來。所謂人不知而不愠。以處逆言之也。不見是而無悶。是也不見是則非之也。非之則訾笑生焉。謗毀興焉。或曰。非皆生

于不知也不愠者。非獨不徵于色。不發于聲而已。念慮之微。稍有含怒。便是心已動了。我之明善以復其初。本以盡我之性。初何預于人也。以人之不知而動其中。是爲人而學矣。君子學以爲己。執德弘而信道篤。雖訾笑謗毀戮辱交集而泰然。不以動其中。此夷狄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之地。文之所以凶。羨里而演易。孔之所以困。匡而絃歌。周公所以四國流言而赤舄几几也。朱子曰。譬如吃飯。迺是要自家飽。旣飽何必問外人知不知。可謂善喻矣。我飽而人以爲饑。何損于飽。我饑而人以爲飽。何益于饑。故毀譽之來。審其饑飽而已。大抵

君子之學只在自家性情上做工夫故明善之功無時而息
求全吾心說理義之正而已矣處順而有朋遠來善足及人
矣吾之說發而爲樂處逆而人不知善固在我也吾之說不
改而爲慍此不怨天不尤人聖人之所以獨知于天而不遷
怒不貳過顏子之所以獨爲好學也後世之學其諸異乎是
矣書院告成以復初爲第一義故於鼓篋之始特舉作聖之
蘊以爲二三子告二三子其反諸身而實行之務以去外誘
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勿爲舊習所拘勿爲浮議所惑日積
月累會有得力處庶幾真才輩出淳風復興使書院不爲虛

器則吾夙夜之望也世俗說一學字未有徒騰口說而不措
諸行者如學詩則必哦句咏字學文則必操觚染翰至于曲
藝學木工則必操斧持矩學縫匠則必執剪裁衣至於學聖
人之道乃坐談口耳以孝弟忠信敷爲辭說以餌科第而事
父從兄判若不相關可爲善學乎嗚呼均是人也學詩不過
爲詩人學文不過爲文人學曲藝不過爲工人學道則爲賢
人爲聖人人之欲愛其身者可不慎所擇乎程子曰莫說道
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統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
不能居仁由義者等差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

言人便以聖爲志每一讀之毛髮凜然願與二三子朝夕勉之

九邑講語

居天下之廣居一條

這是孟子教人做大丈夫的方法以人視禽獸則人爲貴以丈夫視婦女則丈夫爲貴丈夫而曰大則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人孰不願之然欲做大丈夫不在勢位只在德性良知良能不假外求道德性慈愛惻怛渾然與天地萬物爲一體便是仁命曰廣居這惻怛中粲然條理便是禮命曰正位這惻怛中毅然裁制便是義命曰大道這廣居正位大道聖人與

凡人共之只在居與弗居立與弗立行與弗行耳善學者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視八荒爲庭闈視萬古爲朝夕惻怛慈愛貫通融液始于親長達于州閭族黨以施於四海九州舉天下皆在覆幬持載中更無隔礙更無堵塞當方是居天下之廣居正位是廣居中正位大道是廣居中大道能居廣居則能由是路出入是門非有二項途轍其在唐虞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其在洙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老老長長恤孤以絜上下前後左右之矩這方是明明德於天下學術正脈得志者樂則行之也與民由之是

教人人居廣居行大道立正位不得志者憂則違之也獨行其道依舊是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富貴不能淫淫是淫箇甚貧賤不能移移是移箇甚威武不能屈屈是屈箇甚所謂素富貴學行乎富貴素貧賤學行乎貧賤素夷狄患難學行乎夷狄患難學術至此方是頂天立地不愧不怍的大丈夫戰國之時聖學不講方驚於權謀術數祿位聲勢而以仁義爲迂遠不合時宜彼見公孫衍張儀欺弄列國張皇威福慨然羨慕遂有誠大丈夫之歎不知奸術巧慮諛辭佞容在聖門直比諸妾婦廣居數語若挈日月以照迷途其息邪距諛

當與闢楊墨同功今去孟子幾三千年其間棄仁蔑義以淪禽獸變妾婦曾何足算而從事於丈夫之業者復不知尊德性而道問學訓詁者尙其專辭章者尙其華著述者尙其博其於廣居正位大道得其門而入者屈指亦寡矣某受學於先師先師大書此章揭之座右書院揭諸齋與諸師諸士共切磋之青原白鷺山川炳炳良師帥振頽萃渙而一新之聚秀有樓崇正有堂雲章有閣尊德集義有齋有號舍居云廣矣位云正矣道云大矣諸師諸士其亦思自居其廣居自立其正位自行其大道以無忘其德性之學乎其亦思兼善而

澤加于民獨善而修身見於世可富可貧可貴可賤可生可殺而此學不可離乎陟降詠歌勿忘勿助慨然以大丈夫自期許而不忍失足於妾婦於以宣 聖代化成之文對當道鼓舞之澤續前哲忠義之緒自成自道幸毋以第一等讓人世俗相詬詈目以妾婦則艱然怒矣然禽荒興戒不御肉食好德獻規寧辭同輦待姆而蹈烈火守符而赴洪淵英標峻概凜凜有烈丈夫之風而丈夫鬚眉乃至封閉如蝸貪婪如蠅諛譖如鬼蜮酷烈如封豕長蛇雖欲比妾婦而不可得均是人也胡善利之相懸也教化有明弗明學術有端弗端耳

茲欲救士習敦民風非敷教典學別無下手處嗣是而後學者盍相與敬擇之

廣信講語鷄鳴而起一章

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鷄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賤之徒也欲知舜與賤之分無他善與利之間也這是孟子教學者第一關降衷靈明孰不思奮於善而流俗所驅載胥及溺故先覺分別趨避關頭使舉足發軔若指南車然冒風雨歷原濕重九譯而弗迷志乎善則莊敬日強志乎不善則安肆日偷聖門傳授上達下達之幾正決於此鷄鳴而

起不是平旦之氣是指人初醒眼時孳孳是專一不分的意
思吉人凶人其爲善爲惡精神命脉皆惟曰不足善字是性
善之善卽所謂明命所謂明德所謂良知爲善是顧諟明命
明明德致良知工夫總出於善便入於利則下專指財利
而言只過不及處要討些便宜就是利舜是箇大聖人爲法
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蹠是箇大盜賊貽臭萬年子孫羞以爲
祖其臧否榮辱天壤懸隔而界限分明無他只在善利之間
此正學脉研幾處間字要體認親切莫作尋常看過一視之
間以禮而視是舜非禮而視便是蹠一言之間以禮而言是

舜非禮而言便是蹠事親從兄從前先後辭受仕止只是一
念操舍之微中間更無駐足處譬諸居庸關頭進此則爲中
華悖此則爲夷貉古云差之毫釐言其微也繆以千里言其
遠也若論一念操舍間不容髮而舜蹠相懸奚啻千里悲夫
世之憚於希舜而忍於趨蹠也知賢不與立爲竊不遜第無
述而老爲賊非其有而取之爲盜曰盜曰賊曰竊皆蹠之徒
也如使盜蹠而富貴壽考三尺童子且羞之而縉紳庠序顧
貿貿焉豈其靈明不若童子哉正坐界限不明耳孟子哀之
大呼以醒醉夢良工苦心誰爲瞶眩而瘳者先師云三浙江

爲大會以振微言已酉會於冲立庚申復會於懷玉懷玉高
遠無力者不能往乃會徽寧蘓湖廣德同志以聚於廣信學
愚吳子請發明鷄鳴而起一章以續喻義喻利之遺韻因以
師友所傳習相與砥礪之凡我同游自戒自懼孳孳無須臾
離以無愧於帝衷師友以輔仁詩書以會友卽此是善若慕
其華而弗嚙其實不免納交要譽卽此是利其爲舜爲禹皆
於我自取之諸君亦知欲知之知字未可輕看乎知至至之
始可與幾知終終之始可與存義知而不至至而不終是幾
失而義弗集也與不知者等故知事親從兄而弗去乃爲知

之實而擇乎中庸不能期月守則與納罔獲陷穽均爲不知
是聖門論知之繩墨穀率而先師致良知脉絡也諸君其孳
孳念之抑更有請焉易之訓曰利者義之和利自義生者也
乾德之行健則以美利利天下坤德之直方大則不習無不
利故爲子而孝則得乎親爲臣而忠則得乎君是以義爲利
也遺親後君不奪不饜是以利爲利也善乎董子正義明道
二語猶傳得聖門學脉正其義必有利也特不謀耳明其道
必有功也特不計耳張敬夫以無所爲而爲之爲義正合不
謀不計宗派而世之議者以道義屬王道功利屬伯術是謂

道義無功利也故每嗤儒爲迂而以機械變詐爲通變宜民之術異哉漢家之論制度直以霸王道雜之嗚呼霸王可以雜用則舜蹠可以並行矣萬世而下欲闡大道之要擴至治之澤請以鷄鳴而起一章列諸座隅以當盤盂

白鹿聚講四條上蒙泉姜公

古人從氣質偏處變化今人從氣質偏處充拓溫以療直粟以療寬無虐以療剛而無傲以療簡具見唐虞醫案否則好仁好信渣滓未融終不免有蔽故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不論病症淺深舉歸大和乃是濂溪傳千聖教學立脈

古人以心體得失爲吉凶今人以外物得失爲吉凶作德日休作僞日拙方見影響不爽奉身之物事事整飭而自家身心先就破蕩不祥莫大焉故脫去凡近以遊高明不求人知不求同俗乃是考亭喚醒來學趨避關頭

爲善而舜爲利而蹠出門跬步便是萬里程途今指舜爲師則蹠然不敢當以蹠爲歸又艱然不肯當不舜不蹠中間豈有駐足處故喻義喻利剝深痼聽者聳然至于垂泣乃是象山指出本心斬截支離葛藤

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猶在支派上點檢須是戒慎不覩

恐懼不聞端本澄源自聞自見故裁成天地輔相萬物千枝
百派皆從中和流出乃是學術王霸訣竅予與二三子登陟
名山景仰先哲尙夙夜顧諟明命無負此生

示諸生九條

商可學乎曰自公卿至于農工商賈異業而同學聞義而徙
不善而改孳孳講學以修德何嘗有界限古之人版築魚鹽
與耕莘齒胄皆作聖境界世恒訾商爲利將公卿盡義耶苟
志於義何往而非舜如以利也何往而非蹠故善學者易志
不易業作論學

商可孝乎曰自天子至于庶人異位而同孝身體髮膚不敢
毀傷行道顯親揚名後世何嘗有等級古之人捉襟肘見納
履踵決與被袵鼓琴並爲世典刑俗恒羨勢位爲顯將窶因
爲玷耶苟盡其道則陋巷一瓢游學七年奚害于愛敬如其
悖也則一歲至相萬金積塢奚免於唾詈故善孝者在道不
在物作論○東廓子語諸生曰死生之故微矣生之言醒也
不聞道術而冥於得失耗耗乎若醉且夢也蓋世之宅其生
有四而視人之生亦有三峻德克明被四表而格上下命曰
長生臨淵履冰以愆天真命曰葆生仁義紛華隨波以靡命

曰浮生敗禮敗度若持斧伐枯樹命曰戕生蒙休被澤圖以
身贖而弗得也命曰榮生毒痛腥聞蹙然曷喪偕亡也命曰
辱生聞而悲之曰是可以爲善也惜其未濟也命曰悼生二
三子其敬擇之

聖學之篇以一者無欲爲要是希聖希天徹上徹下語罔游
于逸罔淫于樂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古聖精一克一工課猶
惻惻勸規如是吾儕自省何似而依違逸樂貨色中不猛洗
刷將無以拔于凡民安望與千聖同堂兩儀並位乎故不從
無欲而學終不足以全歸無極之貞近謁蓮華墓宿鬱孤祠

汗背竦髮思與同志服膺之○因構居室於此學有儆省一
瓦闕則爲雨穴一蒂闕則爲風竇一磚闕則爲鼠雀窟吾輩
欲致廣大却忽精微庸德庸言敢於多少放過甚懼風雨鼠
雀之壞廣居也書以自箴遂貽同志

柴桑老僊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而日月擲人終曉
不靜此其志將以何騁必有惻然而不容已者吾儕安安而
居于予而來與此老畢竟殊科况於發憤如孔孳孳如孟又
安可同日語乎歲晏春初兩會文明共訂除舊布新之策幸
無虛此佳境

東坡先生集 卷之七 十四
志於富貴則敗度敗禮不足以語功名志於功名則求可求成不可以語道德志於道德則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達則為伊周窮則為顏閔何嘗無功名何嘗不富貴富貴不由於道德則墻間醉飽祇為妻妾之泣功名不出於道德雖一匡功烈童子且耻稱之故學者莫先於辯志

學者果有真切求仁之志則知善必遷知過必改雖點檢未及猶可以無惡若立志不真則多少因循多少容隱縱強加修飾終未得為寡過故聖學以慎獨為毅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雖貧且賤福也弟慈弗孝弗友弟恭雖富且貴禍也

故讓國而逃夷齊之福爭國而得衛輒之禍是以求福有道勇於為善讓禍有術勇於去慝

龍華會語

聖門講學以修德為命脉以徙義改不善為下手實功吾儕從事於學久矣若論聞義不徙不善不改茫茫蕩蕩諸君必不肯當若論徙義改不善潔潔淨淨諸君亦不敢當然則今日之病症其在徙不徙改不改之間乎

學者不識自家德性故痛癢漠然曰憂曰樂向外馳逐舉不得其正義是德性本來安宅必須搬居故曰徙不善是德性

錯走路頭必須走轉故曰改若人拋家捐產輾轉流離安得不憂

德性是天命之性性字從心從生這心之生理精明真純是發育萬物峻極於天的根本戒慎恐懼養此生理從君臣父子交接處周貫充出無須更虧損便是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學聖學者須從此命脉上學頂天立地全生全歸貧賤患難何往而不自得

古人發育峻極只從三千三百充拓不是懸空擔當三千三百只從戒懼真體流出不是枝節檢點

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有中和壹是皆有位育中和不在戒懼外只是喜怒哀樂大公順應處位育不在中和外只是大公順應與君臣父子交接處

人倫庶物日與吾相接無一刻離得故庸德之信庸言之謹兢業不肯放過如織絲者絲絲入筥無一絲可斷乃是經綸大經

庸德庸言之學愚夫愚婦可以謹可以信而在聖人尚以爲未盡連說兩箇不敢字世之頽廢者開口說謹信爲已能則誣聖人其愿朴者縮手以謹信爲不可能則誣愚夫愚婦

後世通病在于局量狹而學力麓麓則不精狹則不弘故一官職一貨賄便能眩奪得一技藝一事功便能滿溢得古之學明明德於天下吾儕自省有此願欲否發育萬物與天地參吾儕自省以爲性分內事否

明明德於天下是良知願欲與日月體段同明致知在格物是從扶桑歷中天入於虞淵無物不照無照不真乃是填實這箇體段

孳孳爲善是從天命之性不睹不聞真體戒懼故造次顛沛無須更離不緣聞見起滅擇善而從此善是聞見中得來於

真體尙隔一層學者以良知爲主則聞見皆良知運用以聞見爲主則良知隨聞見轉移分動分靜不是聖門脈絡仰觀於天確然常運矣俯察於地隕然常流矣內省於良知昭然常虛常靈矣日入虞淵未嘗不照水瀦澄潭未嘗不流心遇閒靜未嘗不知故慎獨之學通晝夜日有不照雲霧翳之水有不流沙石壅之吾心有不知其諸雲霧沙石乎顏氏之子語之不情還省足以發不肯須臾自翳自壅故有不善未嘗不知吾儕不及顏子果天乎人乎聖門博約之教羣弟子共聞之而顏子獨嘆其循循善誘精神命脉欲罷不能真陽一

脈迸破羣陰方是從義改過潔潔淨淨手段故曰復其見天
地之心天地之心豈容一毫陰慝夾雜得其曰休曰獨曰敦
曰頌曰迷非天之降才殊也能竭不能竭便是自進自止之
機

良師帥講學于龍華正欲脫俗習而復帝衷與人人共之諸
縉紳協于斯諸英俊聚于斯諸耆舊童子聽於斯而適遇長
至之慶是天與人交相也凡我同遊自求多福相規相勸無
忘茲良會

文江罷會登舟矣西石王使君連榻舟中持卷告諸君子共

錄切磋之語曰將月爲會以緝熙於光明謹僭書爲乘葦先

錄諸友聚講語答兩城郡公問學

諸生連榻晨興叩之曰平旦之氣奚若曰覺得清明曰好惡
相近奚若曰覺得無好惡曰清明者心也而無好惡則有心
而無意清明者知也而無好惡則有知而無物二子試思
之果有無意之心無物之知乎且有心而無意則意無所用
其誠有知而無物則物無所用其格是四者工夫常相離也
時一老友在座從而決之曰平旦之氣湛然虛明杲日當空
一物不留曰一物不留却是萬物畢照一物不留是常寂之

體萬物畢照是常感之用

濂溪主靜之靜不對動而言恐人誤認故自註云無欲此靜字是指人生而靜真體常主宰綱維萬化者在天機名之曰無聲無臭故揭無極二字在聖學名之曰不覩不聞故揭無欲二字天心無言而元亨利貞無停機故百物生聖心無欲而仁義中正無停機故萬物成知太極本無極則識天道之妙知仁義中正而主靜則識聖學之全

四時常行百物常生而天心無言萬古寂然故未發是發的主宰寂感無時體用無界

有心則有天意福善禍淫是已有聖心則有聖意太公願應是已有凡心則有凡意著善掩不善是已主宰是心流行是已主宰之精明是知流行之所在是物天人本一道只有欲便不能與天一聖凡本一性只有欲便不能與聖一收視歛聽果誰収之果誰歛之此正是戒懼工夫白沙先生所謂去耳目支離之用全圓融活潑之神戒懼便是已發不覩不聞真體常中莫見莫顯妙用常和未中未和安得謂之神戒慎恐懼之功命名雖同而血脉各異戒懼於事識事而不識念戒懼於念識念而不識本體本體戒懼不覩不聞帝規帝

矩常虛常靈則冲漠無朕未應非先萬象森然已應非後念慮事爲一以貫之是爲全生全歸仁孝之極

惜陰申約

吾邑惜陰之會始於丙戌復古之創始於丙申凡我同會或五六年或七八年或踰十年或踰二十年甚者三十年矣三十年則爲一世矣十年則天道一變矣邇者緒山龍溪二兄自澗中臨復古大聚於青原考德問業將稽先師傳習之緒而精進者寡因循者衆是忽實修而崇虛談也意者相規相勸之方有未至與喜怒哀屢遷而自以爲任真言動多苟而自

以爲無傷子臣弟友宗族鄉黨多少不盡分處而自以爲無敗虧知者不肯言言者不肯盡而聞者亦不肯受不幾於相率而爲善柔乎循是以往坐枉此生上以貽玷師門而下以疑誤後學試觀預會之友日亡月逝雖欲改過自新悔何所及中夜思之猛自怨艾圖與同志保此歲寒自今以往共訂除舊布新之策人立一簿用以自考家立一會與家考之鄉立一會與鄉考之凡鄉會之日設先師像於中庭焚香而拜以次列坐相與虚心稽切居處果能恭否執事果能敬否與人果能忠否盡此者爲德業悖此者爲過失德業則直書於

冊慶以酒過失則婉書於冊罰以酒顯過則罰以財大過則
倍罰以爲會費凡與會諸友各親書姓名及字及生辰下注
願如約三字其不願者勿強其續願入者勿限

惜陰說

天道無停機故元亨利貞以時行而萬物生長知無停機故
仁義中正以時出而萬化成知天人之無停機可與語惜陰
矣戒慎不覩恐懼不聞通乎晝夜靈光瑩徹雖造次顛沛不
可離乃能無惡於志而合德於天若須臾玩愒生機便遏塞
不論忿憶好樂舉非天德不論親愛賤惡舉非王道於以發

育萬物峻極於天是駕燕而趾越也行者赴家不計燕越餐
風沐雨繼日待旦誰肯停擔半途寄食逆旅而驚然自以爲
活計者靜言思之怒如饑渴方共申 先師惜陰之約以圖
不虛此生書以爲同游勗

書祁門同志會約

祁門汪子希文謝子惟仁會冲立而歸率郡中同志會于常
清宮復定邑中之會春秋在範山書屋夏冬在全交館相與
拜 聖像宣 聖諭勸善規過期以篤實輝光共明斯學予
遊齊雲以謁紫陽諸友翕然咸集而王子大中方子汝修請

予升東山講座相與剖富貴利達之關齊景千駟不及餓夫
管仲一匡取羞童子諸友欣然若有契也將別斗山出會約
以微言東廓子曰善而二三子之志也夫微國文公非子之
鄉先哲乎脫凡近遊高明勿爲嬰兒而爲大人非公之啟迪
來學乎嬰兒之態也飽則嬉饑則啼與則喜奪則悲稱其善
則揚揚斥其過則鬱鬱其亦有不迷於饑飽不休於寵辱不
搖於毀譽毅然以大丈夫自期者乎孟氏之論丈夫則有三
品矣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囂囂然一窮達而齊得喪命之
曰大人能諫於君出能輕於爵祿而必信必果不免於悖悖

命之曰小營營壘斷左右罔利以爲子孫計而不恤其躬命
之曰賤二三子之切磋于斯也其爲大爲小爲賤必居一於
此矣果能同理而不其於同俗否果能求天知而不急於人
知否果能以千萬世爲度而不謀一時否若其未能則自怨
自艾以拔于凡民如曰能之則自成自道以全歸于天地予
雖別尚日望之無爲景公仲父所笑以續爾鄉先哲之休

斗山書院題六邑會簿

新安形勝爲岡阜者凡七青烏家以爲北斗兆文明之祥諸
同志擇其最勝構書院爲藏修所紫陽挺秀五溪滙清左邑

右郡粲然指顧間其泉司馬嘗有訓言緒山錢子龍溪王子
相繼有切磋焉予携王甥一峯朱甥震及二兒美善與師泉
劉子遊齊雲謁紫陽祠以宿書院六邑同志咸集依依不能
別至度輦嶺冒雪衝泥聚水西之崇慶出六邑大會簿訂輪
年之約以徵言首祁門次歙次婺源次休寧週而復始期以
共明斯學母愧于先哲東廓子颺于衆曰諸君子亦知斗柄
之神乎柄指震而萬物生指離而萬物長指兌而萬物收指
坎而萬物藏玄機默化無聲無臭而蠕動芽甲無不從以幹
旋吾心之神化何以異於是耳順從心始于志學而美大聖

神基于可欲之善孔孟所以幹乾轉坤爲天下萬世法程執
此柄也志學者志不踰矩之學也矩者天然自有之善也可
欲惟善而舉天下之物無以尚之此尚志說也由是而立由
是而不惑至於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則大而化聖而不可知
亦曰欲仁而志之熟而已矣故不善而可以得富則有簞食
而樂矣不善而可以得貴則有汶上而辭矣不善而可以得
生則有殺身舍生以全仁義矣彼其視不義之富貴壽考若
惡臭之加乎吾身而不能以須臾安是攝提眞于諷訾而凍
解蟄振之候也諸君子之藏修于是也其果志於不踰矩之

學乎其果可欲在善而無以尙之乎其果精神命脉融結凝聚而不復知其他乎良師勝友儼然一堂法語異言可悅可從而退省其私不免牽纏於世情支離於聞見摹擬於功利則葦苴攙搶爲菑爲妖而擾天紀矣諸君子其敬念之哉新安之先哲曰徽國文公繼往開來之緒學者仰之爲泰山北斗非擅文明之祥乎由徽國以遡周程以達于孔孟擇最勝而居之母溷於善毋奪於志力攬是柄以斡旋斯文之機使山斗之仰於身親見之尙以爲茲會光

書水西同志聚講會約

水西叢林在涇水之西上寺曰寶勝中寺曰崇慶下院曰西方宣州諸同志訂以爲六邑聚講之所緒山錢子龍溪王子皆迎以主會周子順之遣其弟戒之貽予壽言且訂會期予許以雪舟之約及期泛番湖入新安貢子玄畧王子惟一及譚子見之候于斗山乃踰羣嶺以入崇慶則積雪載途矣諸友不期而至者幾二百人而戚子補之張子士隆王子惟貞咸以次切磋焉七日而別董子叔鼎文啟惟學吳子從木張子士儀王子濟甫偕同遊以請會約之言東廓子曰嗟乎涇之山川自開闢始矣寺之建水西自隋唐始矣以言乎崇高

東坡先生文集 卷之七 二十四
則有風光之軒焉以言乎詞藻則有謫仙之句焉以言乎仙術則有葛井之跡焉寥寥宇宙而其顯者何寡也其亦有希聖希天全生而全歸之不待崇高而尊不賴詞藻而傳不恃長生而壽者乎天命之性純粹至善凡厥烝民降才匪殊爲善而舜爲利而蹠差毫釐以謬千里將誰執其咎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其亦有思顏子而有爲者乎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其亦有思孟子而憂者乎出乎舜則入乎蹠矣舜之聖誠未易爲也舍舜而自蹈於蹠是獲罪於天而泰所生其可以

因循怠弛安而爲之乎古之君子或不視恐懼不聞執玉捧盈臨深履薄不忍以一刻自陷於蹠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徂非純粹至善之流行富貴必於是是曰不淫貧賤必於是是曰不移夷狄患難必於是是曰不屈將貞觀貞明與天地日月同神而並化是謂希聖希天全生全歸之學凡我同游胥訓戒胥勸勉日就月將以無負斯會

書廣德復初諸友會約

東廓子曰廣德予謫宦試政地也復初予締構造士所也予能忘廣德乎哉爾多士能忘復初乎哉予別復初二十有四

年矣午山馮子檄鯉湖王子清查之可泉蔡子增學田振作之翠崖黃子選於諸生遣張士儀督新進訓之士儀及予舊遊施正夫方德升潘公甫訂聚渙振頹之約予自紫陽歷水西廣德張生槐與會者十人持會約以徵訓言期以守於永久予其能忘復初乎哉良知良能烝民所同愛親敬長始於孩提不待簡冊不出師資而天機所茁盎然充滿迨于師資既博簡冊既富聞見既繁思索既精文辭既麗弗愛弗敬相夷相尤至爲虎狼鴻鴈所哂是天固厚之而人自薄之其能無獲罪於天乎古之人戒慎恐懼須臾不離正目而視傾耳

而聽惟恐一毫虧其帝降之初以親父子以肅君臣以別夫婦以序少長以達于邦國天下三千三百無往非盎然仁體是謂中和位育之矩爾多士其肯請事於斯以對于師友乎客歲遇濮子致昭于上清舉瑟僞二字以爲千聖正脉爾多士自省自悟切磋琢磨之功果嚴密乎粗疎乎武毅乎怠緩乎夙興夜寐畏天之威會友輔仁胥勸胥戒庶以全生全歸無愧爾復初

論克己復禮章

天命之性純粹至善烝民所同也聖人率性而行無非天然

東原齋先生文集 卷之七 二十六
自有之中其次則感物而動有過不及故曰修道曰修身
曰修己其功一也克己復禮即修己以敬禮者天然自有之
中也非禮者其過不及也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修己以敬
則安人安百姓戒慎恐懼則位天地育萬物無二致也顏子
請問其目故夫子以非禮勿視聽言動告之視聽言動己之
目也非禮勿視聽言動修己之目也除却視聽言動更無己
矣禮也者己之所本有也故曰復非禮者己之所本無也故
曰勿今以非禮爲己之私則可以己爲私欲則不可若曰己
便是箕踞禮便是坐如尸己便是跛倚禮便是立如齋則如

尸如齋非己其誰爲之乎先師之言曰心之本體原只是天
理原無非禮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惟恐一毫虧損了他一些
才有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針刺忍耐不過必須去了刀拔
了針這才是有爲己之志方能克己正與修道修己一箇塗
轍故身外無道己外無禮歷稽古訓曰爲己曰正己曰求諸
己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未有以己爲私欲者問仁本章三
言己字曰爲仁由己正指己爲用力處在易復卦以不遠復
歸顏氏子而象之辭曰以修身則修身之爲克己自是明證

冲玄錄

雙江聶子偕諸君聚玄潭論寂感異同曰於穆不已天道無
停機戒懼不離聖學無停機故四時常行百物常生無徃非
太極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徃非真性

存所范子偕諸友升曲江亭談九日故實曰古人崇陽德故
陽月陽日必以立佳節從善如登日升于陽明故人從山爲
仙從惡如崩日流于陰濁故人從谷爲俗因命諸生歌伐木
日出幽遷齋聖門取友損益之機

魯江裘子瑤湖王子偕諸君聚清真論心體自然曰天行常
健而不已聖學常強而不息健是太極之自然強是真性之

自然邇來學者以因循爲平等以嚴密爲過當於古人戒懼
瑟備幾若長物恐非自然宗旨

南昌同遊自天寧升龍沙立高阜上嘆沙聚甚奇曰此是造
化無中生有處天地萬物自無而有自有而無皆是氣機聚
散屈伸原不可致語吾儕只是齋明盛服非禮不動以立其
誠則神明在我裁成輔相盡從此運用自能了得天地萬物
劉讓甫問大學條目當融會爲一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身
而能修便是好惡中節而不辟在家爲齊在國爲治在天下
爲平有遠邇而無二功天下國家之實際曰物物而能格便

是好惡中節曰可見之行處在知爲致在意爲誠在心爲正
有隱顯而無二時故修己以安百姓在上爲事在下爲使在
前爲從在後爲先在左右爲交自天子至于庶人有貴賤而
無二學

謝惟仁同汪希文諸友至自微論爲學須先辨志曰志亦未
易辨昔歲見先師時便知從良知上致只是認得良知粗了
故包謾世情倚靠聞見懸想精蘊終於潔潔淨淨處未肯著
實洗刷遂蹉跎暮齒真可愧悔此學容一毫包謾一毫倚靠
一毫懸想不得須是自濯自暴方入得精一一脈

濮致昭問克去己私如何以授顏子曰顏子深潛純粹比蘆
鄙近利者殊科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猶直指本體不曾從
去私上著脚觀出門使民泰前倚衡可驗聖學脈絡某常看
克已復禮便是修己以敬天下歸仁便是安人安百姓盎然
一團仁體故曰爲仁由己認得由己容一毫安肆因循不得
自然非禮勿履曰如何是非禮曰敬則復禮不敬則非禮少
湖子常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此非禮屬物不屬物某亦問少
湖子曰克已復禮此禮字屬物不屬物徐子咲曰禮不在物
某亦咲曰非禮不在物

江懋桓問天下事變必須講求曰聖門講求只在規矩規矩誠立千方萬員自運用無窮平天下之要不外絜矩直至瓊臺方補出許多節目豈是曾子比邱氏疎畧欠闕曰規矩如何講求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兢兢業業求盡帝則之真純以察人倫以明廢物而不使作好作惡加損其間是之謂不踰矩之學故忿懣好樂廓然太公親愛賤惡隨物順應以接家庭曰齊以接邦國曰治以接四海九州曰平大學推絜矩之目只是上下前後左右好惡不辟種種方員千變萬化何嘗有定局

周有之問格致曰心不離意知不離物而今却分知爲內物爲外知爲寂物爲感故動靜有二時體用有二界分明是破裂心體是以有事爲點檢而良知却藏伏病痛有超脫事爲而自謂良知瑩徹均之爲害道

覺山洪子至自微風雨甚勞訪于精思樓上問別來新功曰點檢得來猶不能脫一懶字曰此一字是千罪萬過之根吾輩從學數十年盡是此病根耽閣了若不猛自斬截終被他礙却生機武王太公克殷而歸年皆逾耄矣君臣齋戒以啟丹書凜凜以敬息分吉凶從滅之闕方是仁爲己任樣格

東原先生集 卷之七 三十一
少初徐子至自京鄉慨然切砥真性超脫之幾須從無極大
極悟入曰某亦近始悟得此意然只在二氣五行流運中故
從四時常行百物常生處見太極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處見
真性方是一滾出來若隱隱見得真性本體而日用應酬湊
泊不得猶是有縫隙在先師有云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
天未畫前了此便是下學上達之旨

陳崇吉問博約曰聖門之學只從日用人倫庶物兢兢理會
自家真性常令精明流行從精明識得流行實際三千三百
彌滿六合便是博文從流行識得精明主宰無形無聲退藏

於密便是約禮故亦臨亦保昭事上帝不怨不尤知我其天
初無二塗轍顏子欲罷不能欲從末由正是塌才卓爾真見
本性

張景仁問不睹不聞曰汝信得良知否曰良知精明真是瞞
昧不得曰精明有形乎曰無形曰有聲乎曰無聲曰無形與
聲便是不睹不聞瞞昧不得便是莫見莫顯余子莊問戒懼
曰諸君試驗心體是放縱的是不放縱的若是放縱的添箇
戒懼却是加了一物若是不放縱的則戒懼是復還本體年
來一種高妙開口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精蘊却怕戒懼拘

束如流落三家村裏爭描畫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於自家受用無絲毫干涉

黃惟德問著善揜惡曰著善揜惡與徙義改過同行而異情師友一堂法言異語良知所觸咸有感發平日放縱者易以收斂平日驕侈者易以朴素平日躁急者易以寬和平日憊怠者易以慈惠平日愿謹者易以迅勵其格式無以異也察心術之微則判若天淵矣由惻隱羞惡發端是自家性命上用工則能釋能改可久可大方爲作德日休由要譽惡聲發端是他人視聽上用工則徒悅徒從乍起乍仆不免作僞日

拙王仲大常學仙學佛復相從問聖學曰二氏之學皆從心性上用工然立在玄妙中不似聖學平平坦坦在人倫庶物內精鍊故佛自是佛作用仙自是仙作用汝只一雙脚如何踏得三條路須收攝精神歸一始得

王汝敬問浮思不靜曰玄潭曾有苦閑思雜念者因詰之曰汝自思閑却惡閑思汝自念雜却惡雜念譬諸汝自醉酒却惡酒醉果能戒懼一念須臾不離如何有工夫去浮思

卓峯黃子曰猷畝不忘君何如曰君猶天也天其可忘乎曰子何以報君曰子將何以報天黃子問報天之義曰天生之

親育之君食之師教之分異而恩同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出
王游衍系前倚衡守先王之道以淑善類無敢爲宇宙間徼
倖之民是所以報天卽以報君卽以報親卽以報師友

張子汝愚至自萬年齒尙壯而容甚癯愕然詢其故曰爲憂
患所累曰子亦記無去無來與裘子仕濂之辯乎旣無去來
何累於憂患曰當時亦是懸見虛談虛談安能脫實病曰無
去無來大公順應憂患安能累若憧憧往來朋從爾思病症
終無了期故養德養身原非二事緒山錢子先別而歸拳拳
論有意見之弊其言曰良知本體著以意見猶規矩上著以

方員方員不可得而規矩先裂矣因語同遊曰此病猶是認
得良知粗了良知精明肫肫皜皜不粘帶一物意卽良知之
運行見卽良知之發越若倚於意便爲意障倚於見便爲見
障如秤天平者手勢稍重便是弊端

金谿諸友遊紫玄洞天入翠雲寺觀象山先生題壁發明只
今真僞之旨曰吾輩論學開口說要真却安頓著不存開口
說關僞却安頓著不去似此等待坐廢光陰如何得結果須
從只今關僞存真句句步步不肯自欺方不愧先哲淳熙已
酉迨于今已酉時相符也躍馬鳴玉地相邇也二三子其請

東廓先生集 卷之七 三十一
事斯義如川方增

踈山吳子會于望仙述年來以悔自檢曰悔者進道之機悔于見在便是素位以學若悔于既往猶恐是將迎心既別與諸生登舟論牛山之木誰爲斧斤誰爲牛羊諸生辨詰紛然徐答之曰只是自家吳子曰識得自家始好著工夫

介菴章子問靜中體認覺得無喜無怒無哀無樂此莫是未發時曰公看得喜怒哀樂粗了旣云體認旣云覺是有情無情曰謂之無情則不可謂之有情則未形吾更思之曰音人論體用一原或譬諸鐘曰未扣而聲在及扣而聲出或譬諸

鏡曰無時而不光無時而不照公所言鐘說也某所言鏡說也近見東石子錄晦菴公一段甚精確曰有天地后此氣常運有此身后此心常發惟當於常運處見大極於常發處見本性若離常運而求太極離常發而求本性恐不免佛老之荒唐也公請從心體體認莫從書策校勘明日聚擬峴臺曰吾得之矣情是常發性是常未發戒慎恐懼卽是情故程門慎獨不分晝夜破我數十年之疑

東石王子論近來講學多論本體於開物成務似少實用曰體用只一原權能知輕重度能知長短吾儕只怕權度不精

何患輕重長短不能審別只令事親從兄和族睦鄉親師取友一一皆實用古人以事上使下從前先後交左交右便是絜矩之實東石子曰古人開物成務實用須講求得定庶當局時不失著曰某常看碁譜局局皆奇只是印我心體之變動不居若執定成局亦受用不得緣下了二十三年碁不曾遇得一局碁譜後此二三十年亦當如是空記碁譜何補不如專心致志勿思鴻鵠勿援弓矢盡自家精神隨機應變這方是權度在我運用不窮

瑤湖子後至上清相與歷望仙宿踈山入祥符乃泛泗水以

別因嘆師友踈澗精神不免浮泛只今砥礪刮磨自是歇手不得相訂歲一爲會于諸郡之中往來咸以舟爲便因寄聲會城同志曰爲人由己靠不得師友然孔門諸豪傑畏于匡伐木于宋問津于楚絕糧于陳蔡依依離師友不得吾儕自許從事孔顏却比對孔顏心體不合發憤果忘食否樂果忘憂否欲罷果不能否欲從果末由否須是比對得合始得王時茂問居常用工只是私欲間斷常以質少初徐子徐子語以真性未超脫之病至今未得入路曰仙家教人直從先天一氣上理會不在病症療治病症只是修鍊粗迹安

能入微聖門正脉直從天命之性剛健中正純粹精上理會
方達天德孩提知愛及長知敬便是天機萌芽但勿慕少艾
勿慕妻子勿慕君熱中培養得靈根自然鬯茂條達禮儀威
儀無往非仁今却粘帶俗情凝冰焦火自伐自牧更埋冤著
誰龍溪王子曰不落意見不涉言詮如何曰何謂意見曰隱
隱見得自家本體而日用湊泊不得是本體與我終是二物
曰何謂言詮曰凡問答時言語有起頭處末梢有結束處中
間有說不了處皆是言詮所縛曰融此二證何如曰只方是
肫肫皜皜實際

明水陳子至冲玄復聚擬峴逾樟源嶺别于文殊寺擁衾箴
砭曰予近得龍溪子意見言詮一針更覺做惕只是時時洗
刷時時潔淨方是實學實學相證何須陳言陳子曰某亦近
有覺悟直從本體精明時時做惕一有礙滯不容放過視向
者補過救闕支撐悔尤更透一格曰勉之矣我日斯邁而月
斯征保德保身無負白首黃綺之期
楊一寧問戒懼與慎獨分動靜曰戒慎恐懼非動而何曰不
睹不聞是耳無聞目無見時否曰既云戒懼如何得耳無聞
目無見戒慎恐懼便是慎不睹不聞便是獨慎獨之功不舍

晝夜故曰不可須臾離

其淪之問處富貴曰富者能以財濟人於乏貴者能以勢力拯人於阨如有目者能指盲以路有手足者拔跛于溝壑方是自盡仁體若倚富削貧挾勢凌賤是誑盲而欺跛神必殛之故富貴而積德者易以昌富貴而恃德者易以亡

楊淑文問趨向難定曰爭名奪利疲精神以驚朝市如蝸牛升壁涎枯而不知止志道據德斂聰收明以慎屋漏如虬龍藏淵方餌不能動故善學者愛其身以爲萬物之主不善學者輕其身以爲萬物之役

勉同志示龍川熊子

問邑之貴則數高位以對問邑之富則數積財以對問邑之人物則數修德礪行範世澤俗以對而貴富弗齒或以病焉故肆志一時者爲牢豕爲軒鶴尙友千古者爲景星爲喬嶽

寄示伍思行

責難於君爲恭謂君不能爲賊萬世事君之律令責難於友爲恭謂友不能爲賊萬世交友之律令古者君臣朋友之樂章以示周行爲好我而以鹿鳴起興鹿得美草必呦呦呼同類共食之人得周行而弗公于同類將爲鹿所哂矣各陳其

善各閉其邪君臣朋友之間油然勗於相敬而惕然作於相
賊於三代何有

寄示善兒

丹書之戒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聖非無怠也莊敬日
強則集義以復天明狂非無敬也安肆日偷則徇欲以陷鬼
域故福自我求孽自我作罔念克念只在敬怠勝負之微請
擇于二者善兒入服官政錄以勗之尙夙夜無忘

蔡周戚三生請書

蔡生勸周生易戚生范學于南都歲云除矣而未欲歸東廓

山人曰子之學于斯也其思及時以除其舊乎世之除舊而
迎春也冠帶之垢也則思澣之衣裳之敝也則思改之居室
之穢也則思灑掃之神荼鬱壘之黜闇也則思易之莘莖焉
恐其弗新也其亦有思除其舊染以新其德者乎子程子之
訓曰人於奉身之物事事要好只有自家箇身心却不要好
夫身心之與外物輕重較然矣新於彼而弗求新於此也將
不爲迷其方乎吾與子幸知其方矣力除舊染以復仁義之
良事上使下從前先後交左交右無徃非洗濯實地將生意
邇達化機昭融直與天地萬物盎然春和夫是之謂日新之

學

詹復卿請書

學者所患在志向弗專不在才力弗足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耳目非無聰明也二用之則其才必眩入悅仁義出而有紛華之誘焉是兩聽兩視之類也夫聖人之於道也將非秋之於奕乎聚斂而附益之將非冉求之鴻鵠乎求不罪於志而顧罪於力之弗足故卒無以入禮樂中和之教而畫於藝獨如愚之顏請事斯語欲罷不能故其才之竭也卓爾如有所立而幾於化吾輩學顏則顏學冉則冉終身趨舍

之的其可以不蚤定乎樂安詹氏三生曰達曰道曰週以年家之誼咸從學于予因書是俾歸而察之語曰賁育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賁育之視童子懸矣而狐疑反不逮焉其果繇志耶繇才耶生之同邑董氏魯氏及吾宗鄒氏咸有志於學者其爲我咸語之

戚補之請書

氣質用事雖美必有偏得力處與受病處便不相離故謹樸者多不振拔而爽敏者多不鎮定須是自易其偏自至其中方是禮樂成人之學宣城戚生補之與貢生玄畧別廣德十

身厚寡先生文集 卷之七 三十九
餘載而毅然日勵於斯道戒懼勿離尚永言懋之

路子循王德彰高同仁王東之請書

用兵如治病除去苛邪主於調護元氣雖割疽潰癰所以保全軀命方是一體之愛故曰以逸道使民以生道殺民雖勞且死而弗怨

養氣如鍊兵日操月習則弓馬便利技藝精熟雖遇變故素定而無懼不是徼倖一旦以取聲名故曰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

坐營王子道劉靜之王長卿姚希召請書

寶身如玉者可與事親憂國如家者可與報 主愛士卒如赤子者可與用三軍故積先世遺澤則思無忝矣沐 聖代世祿則思匪懈矣統士卒而操縱之則思同其苦矣古之道安不忘危克詰戎兵俾有變故應之裕如然後可以立忠孝之節

黃生坤正請書

君子之愛身也以德故其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身以姑息故其愛人也以姑息鷄鳴而起天命自度耳目鼻口罔敢卽于愆淫非以好勞惡逸誠不忍輕用其身也若然者子以事

父則孝臣以事君則忠苟縱耳目之欲取快一時以小善爲無益以小惡爲無傷亦自以爲適其身矣而敗度縱禮自絕于天若然者子必至於陷父而臣必至於誤君嗚呼發軔陟步末路燕越學者之審於自愛也果將安從乎漢陽黃生應清業南雍數過予論學將歸請曰坤正歸侍吾親不得朝夕繼見願聞所以終身者因推曾氏之規以勵之

陳梓吾請書

聞諸父師曰出門如賓使民如祭則真純而無雜精明而無翳故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親愛賤惡自稔然而中節是之謂

居敬行簡以臨其民子試察於躁暴之發果見賓時乎果承祭時乎果出門使民時乎是可以觀敬玩之別矣故有衆寡有小大則其居也屢遷而其行也自煩擾而弗靖若毀謗之來則亦可以自省矣吾果真純而無雜精明而無翳則人雖我非固可以自快若其雜而翳也則人雖不我非終不免於自疚譬諸饑飽審吾腹而已矣而奚爲戚戚於人之言陳子欣然爲其友劉生燧曰必爲我請其說以爲座右之儆乃追書于錢塘舟中

